

回應周永新社會轉型對 教牧角色的影響

蕭壽華

周教授的文章中有很多關於社會轉型的現象及分析，筆者很想從教牧的角度回應這些現象。首先，筆者認為教牧的角色是很難確定的：一位教牧同時又是教會管理人員、輔導員、經理等等，這些似乎都在教牧角色範圍之內。但面對今日社會型態的轉變，我們更需要確定教牧的重心角色是甚麼。

筆者最近二、三年在教會牧養上有一個新感受：以前那些受浸加入教會的弟兄姊妹比較單純，都是有心認識信仰，作教牧的會幫助他們一步一步地認識信仰，栽培他們，直至他們信仰堅定，才讓他們受浸加入教會。但在近年新受浸的弟兄姊妹之中，卻有很多是帶著包袱進入教會的。以筆者的教會為例，在信徒加入教會之先，我們會要求他填寫一份表格，當中會問及一些問題，例如以前曾否接觸過靈界的事物、犯過情慾的罪等，他們大部分都表示曾有上述過犯。教牧同工在他們信主之後就要助他們處理過去的罪和感情包袱。這現象在過去二、三年極之明顯。筆者深深體會到整個社會的道德趨勢對弟兄姊妹產生頗大的影響。即使他們已經決志信主，仍要為很多信主以前發生的問題掙扎，有待處理。這種轉變給教牧同工的牧養帶來新挑戰：信徒個人生命的培養不再像以往那麼簡單，幾個步驟便能讓信徒自然地成長；而是要幫助他們解開以往罪的包袱，醫治心靈的創傷。

香港社會變化很大的另一個現象就是個人權利高漲，很強調自己的權利、自由及不願受約制。

社會上很多人對老幼尊卑的觀念薄弱，覺得不再有甚麼權威(所謂非權威化的趨勢)，甚至要醜化某些權威！筆者比較關注這點，因為在教會中我們認定聖經是神的道，帶著無上的權柄。作為教牧同工，我們有責任將神話語的權威清楚地傳達出來，維護真理的權威性。

首先，在講道中我們有責任展示聖經的權威性，而不是將之看為相對的言論。如周教授所言，現今社會強調相對性，但聖經不是相對的言論，而是具有絕對的權威性。現今教牧的講道有一個趨勢，很多講壇的信息是講論一些哲理、心理學的理念、個人成長經歷，而把聖經經文及屬靈真理輕忽了。當那些講員講道時，他們會讀一段聖經經文，然後隨己意發揮。會眾很容易就能分辨出這位講員其實並不重視那段經文。他們口中雖說重視聖經，但從他的表達可看出他重視其他理念多於聖經的真理。教牧同工需要反省一下，我們對聖經的適切性是否存有疑問呢？或者認為踏入二十一世紀，聖經真理未必能回應社會上許多的變化，以致我們沒有信心宣講聖經真理。

筆者很欣賞北美一位牧者派珀 (John Piper)，他的著作對筆者有很大影響。在他的著作之中曾經多次強調「讓你的講道充滿神的說話」。猶記得一次在北美聽他講道，令筆者很深刻的體會到他所傳講的和他的信念是多麼一致！他講道時，每一次引用聖經都以很清楚、很真實的內心信念 (inner conviction) 誦讀出來。當筆者聽到他誦讀聖經經文時，就泛起一種要肅然起敬地聽他講論的感受。

很多人視聖經真理為普通的理念，或是世上其中一種信念。有一個這樣的故事：北美有一個學者群體，他們就聖經福音書中提及有關八福的十二句經文作出表態，看看是否同意這些經文的真實性。當論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三十六位學者均反對這節經文是可行的、可信

的。當論到「溫柔的人有福了」一句時，只有六位學者認為是真實的，其餘三十位學者均表示不同意，因此亦將之否決。如是者這十二節經文中，最後只有三條被確認為真實的。筆者相信以後漸漸會有一個趨勢，就是世人會以整體的同意率蓋過聖經的權威性，教牧同工需要留心這一點。

教牧同工時常被提醒要體諒弟兄姊妹的難處，要溫柔地接受或明白他們的處境。但進入二十一世紀，教牧同工亦要認真地思想聖經的權威問題，以便回應個人權利高漲及自由化的趨勢。

其次，在現時的教會制度下，很多教牧同工（包括筆者在內）感到很難作領導。教牧怎樣才能適當地領導整間教會呢？時常有人提議牧者需要建立個人的屬靈權柄 (spiritual authority)，但有些時候，教牧會因為自卑情緒的影響而將自我突顯出來，那並不是真正的屬靈權柄，而是一種獨權和專權的表現。事實上教牧同工本來就有真正的屬靈權柄，那權柄是建基於神的道。若教牧同工按照神的道治理教會，我們便可以放膽發揮屬靈的權柄了，這是我們探索真正屬靈權柄的方向。

很多牧者表示在教會的議事過程中（如執事會會議），愈來愈感到領導的困難和掙扎。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們更加需要思想如何在議事過程中一同尋求聖靈的領導。在教會歷史中，貴格會 (The Quakers) 在他們的會議中有一個很清楚的觀念——「整體的辨認」 (communal discernment)，就是整個群體一同辨認聖靈怎樣領導他們作決定。現今我們漸漸將議事從屬靈的層面分割出來，但教會歷史及傳統告訴我們，議事過程其實也是敬拜 (worship)：我們留心聆聽對方的說話，讓聖靈幫助我們知道他所說的是出於神的引導，繼而回應及附和他。附和別人並不表示我的地位比別人低，而是更清楚地承認神的主權，在我們教會的策略、方向及議事過程中有祂的帶領。

再者，關於個人權利的約制問題，教牧同工實在需要更多的思想如何能幫助弟兄姊妹學習節制這屬靈功課。筆者有太多這方面的經歷，就是感受到愈來愈多弟兄姊妹是真心接受聖經的教導，但在行為上未能順從，生命的自制能力 (self control) 很是軟弱。教會需要推出屬靈操練計劃（例如禁食），讓信徒操練怎樣掌握自己的身體，甚至思想。筆者認為現在需要操練的不單是禁食，更是多種不同的禁戒（請別誤會筆者在提倡教條主義）。例如有人提出香港教會應操練減少不必要的活動 (activity feasting)，騰出時間做一些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

第二大方面筆者想回應的是香港的變化很快速，很多事情都很短暫 (transient)。正因為很多事都變化得太快，弟兄姊妹感到大家的關係亦很短暫、很疏離。教牧同工另一個挑戰，就是要幫助信徒建立穩固、長久的關係，就是在教會正增長之時亦然。例如在擴堂的時候，弟兄姊妹要分開了，怎樣能夠幫助他們保持良好、密切的關係呢？現今的人工作忙碌，常常聽到弟兄姊妹晚上八時多下班已算是「早」了，正常是十時多呢！他們不再有很多空間、時間，能夠有足夠睡眠已屬萬幸，遑論甚麼休閒時間，或與弟兄姊妹傾談了。最近與一位已為人父的弟兄傾談，他表示自己並沒有時間與兒女溝通。他謂晚上回到家裡已十時多了，身心都很疲累，甚麼也不想作、不願開口說，面對電視也是呆呆地坐著，並不是在看。我們作為牧者，需要幫助這些信徒跳出困局，與其他人建立關係，因為良好的關係需要刻意花時間培養。有一次，筆者參加一班弟兄的聚會，他們都是三十多歲的中年人，每月一次相約在酒樓的廳房晚膳及聚會。置身其中令筆者很感恩，因為他們十分重視彼此的關係，一起聊天，很多內心的事情也能互相分享；從他們的眼神中，便可看到他們所付出的時間及代價帶給他們的滿足與喜樂。

其次，在變化迅速的時代，怎樣能幫助信徒辨察整個環境，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呢？事物發展迅速，令我們感到麻木、無助，不能分辨真假；既是如此就由任它吧！不要管它了。就像剛過去

的假期，大家都知道是端午節，不會有人認為是同志日吧！豈料二十多個同性戀團體竟發起以端午節當日為同志日，舉辦了很多推廣同性戀生活模式的活動。如果信徒不曉得分辨，或不想去分辨、不敢去分辨時，很可能會習非成是，慢慢地真的把端午節當成同志日了。教牧同工需要作很多辨察的功課，對這些社會問題作深入的了解及判斷，但現時教牧同工一般都有較多的活動要兼顧。筆者相信我們未來的戰線是在思想層面上，盼望在未來的日子，教牧同工及神學教育機構能互相配合，就社會時事問題作深刻的神學反省，作出正確的判斷，為信徒提供良好的教導。

在道德問題上，特別是「非道德主義」、「非道德化」對家庭、婚姻觀念的衝擊，相信教牧同工對此已有很深刻的感受，尤其是教會裡將會或已經發生的離婚個案。

早前香港報章有報道指出香港的家庭有很多衝突。在受訪的青少年中，大部分都表示常常或間中與家人發生衝突。另外，因為對婚姻的觀念改變，許多人很隨便地與異性發生性關係，產生許多婚前性行為的問題，這方面的數子令人吃驚，不用筆者多說，眾教牧同工也能體會到。現今年輕人在結婚時仍是貞潔的僅絕少數，多數是有婚前性關係才結婚的。在教會的婚姻輔導個案中，明顯發現在婚前曾有性行為的夫婦，婚後都帶有一些陰影，對伴侶沒有完全的信任。「若對方能隨便地與我發生性關係，亦可以隨便地與第三者發生性關係。」這種不信任使婚姻生活產生許多猜疑，引發許多問題，並帶來許多困擾及傷害。教牧同工面前的重任是教導信徒甚麼是終身委身；要鼓勵弟兄姊妹學習忍耐，不要因對方些微的不是就輕率地提出離婚；對配偶要常存盼望，盼望神的恩典臨在對方身上。我們要教導這些似乎是不合時宜、不被社會接納，卻是聖經真理的觀念。教牧同工要幫助信徒建立美好的婚姻，強化他們的關係，如舉辦一些婚姻強化課程 (marriage enrichment course)，豐富他們的婚姻生活，加強對他們的教導及關心。

最後以以西結書第九章與各位共勉。經文記載神吩咐使者審判當時耶路撒冷的居民。使者行遍全城，若有為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嘆息哀哭的人，就在他們的額上畫記號。後來使者將城中的人擊殺，惟有額上有記號的得蒙恩典，存留性命。當不斷接觸社會上的問題時，筆者開始有些麻木，感到無可奈何：是這樣子的了，沒有辦法，反正不能改變。但筆者會問自己是否真正為這些事情哀痛？哀痛的過程使筆者能保持內心的敏銳，知道如何為這個城市禱告，並知道應怎樣牧養在這城市中被荼毒的信徒，使他們能繼續行在光明正直之中。

All Right Reserved